

如果巴黎

不快乐

典藏版

2

白 槿 湖

/ 作 品 /

我能想到最甜蜜的事，
就是在喜欢你的每一天里，被你喜欢。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如
—
果

巴

SAD CITY
SAD PARIS

黎

典
藏
版

不
—
快
—
乐
2

白 槿 湖 / 著

如 果 巴 黎 不 快 乐 ， 不 如 回 到 我 身 边 。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从坎坷到平淡，
你是我幸福的开关。

纵使相伴的日子那么短，
纵使以后我们的爱情有万般的难。

相信，只要你在那里，
再痛的离别也会习惯。

第 一 章 黑咖啡和日本烟，
锦衣玉食的公子气息

001

我坚信他会给我一生的明媚美好。

020 第 二 章 每当我听《Mademoiselle》，
就想和你跳支舞

爱过我的女人，再也爱不上别人。

037 第 三 章 那个高高在上的男子，
人见人爱

爱过一个最好最适当的男人，我这一生别无所求。

053 第 四 章 我在你背后哭，没有人听得见

真正的气质男人，走入人群之后，总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074

第五章

我想哭，

你可不可以暂时不要睡

黎回，妈妈一直是个胆小鬼，可自从有了你之后，妈妈变得很勇敢。妈妈会一直守护你长大。

090

第六章

像埃菲尔铁塔一样的女人，
美丽不失坚强

为什么我吻你的时候还是很想吻你。

108

第七章

你是否这样梦见过我，
像我梦见你一样惆怅

深情的男子，更像一棵沉默的树。他沉默在我的心间，像是一棵种了许多年的树，根深蒂固。

第八章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124

仿佛季节轮回，一下子就来到了春天，沉静美好的光阴，繁花似锦，不知人间忧欢的爱情啊。

第九章 醉笑陪君三千场，不诉离殇 143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161 第十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你这个人呀，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

第十一章 那日我狂哭不止，曾经差一点想过死 177

即使再见面，也不过是成熟的表演。

第十二章 我知道你也许不会来，可是我还是会等你 195

是否我们再一次拥抱以后答案就会不一样。

第十三章 像他那样清凉洁净的男子， 少之又少

212

在遇见他之前，我无以自处，仿佛在这世间
没有找到所得。

第十四章 合欢树一簇一簇的花， 见证我们曾爱过的刹那芳华

229

很多女人一生都最想拥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照片上有自己深爱的丈夫和漂亮的孩子。

第十五章 曼君，我想见你，哪怕片刻

246

岁月流逝，我无法预知我们前方的路途是否还能手牵手
看四季更替，赏花观景，唯有此时，珍重珍惜。

第十六章 他们那样艰难的爱情都能走 下去，为什么我们不能

262

只见他从人群中走来，穿着白衬衣和黑色西裤，腕上一串黑曜石，迈着大而坚定的步伐就那样走过来。如拨开云雾的春日，令我满眼光耀。

第一章

黑咖啡和日本烟，
锦衣玉食的公子气息

我坚信他会给我
一生的明媚美好。

入秋，傍晚。

我立在小楼阳台上，穿绿色长裙，披着一件白色棉麻开衫。空气中飘来我煮的黑咖啡香气，如卓尧唇齿间迷离的气息。

我的右手抚摸着左手手腕上一串贝壳手链，是卓尧在退了潮的沙滩上抬起的紫贝壳做的。

犹记得他弯腰在细软的沙滩上寻找一粒粒紫贝壳，放在一个白瓷小碟中，坐在庭院的花树下，为我穿成手链。

我抱着黎回，摘下一朵朵茉莉，用棉线扎成一小束，晒干，做成我想象中的茉莉花茶，那一小束一小束的茉莉干花，泡在玻璃口杯里，再次开在水中央，洁白芬芳。

我们俩像遗世独立的一双人，寻一个无人来扰的岛屿，带着我们的孩子，如神仙眷侣。偶尔舅母会过来送最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几尾海鱼。

卓尧在不画漫画的时候，就驱车带着我和黎回，去海边附近的便利店。偶尔他会买一包日本香烟，一定会给我买抹茶冰激凌，给黎回买宝宝金水和积木。

那一幕幕，让我总想让时光啊，不要走，停下来，或者，走慢一点。

我赤着脚，任海风把我的眼泪吹得更咸，咸得像不远处那蔚蓝的海水。有几次眼泪滚落到下巴的位置，快要坠落到地面上时，却被海风吹远，如同疾风带走空中的细雨。

此时的卓尧，站在海边，他修长的背影，白色上衣，灰色长裤，在黄昏下，熠熠发光。我能看见海水冲刷到他的裤腿，他没有躲，他手指间夹着日本烟。

我很想跑出阳台，下楼，一口气跑到他身后，伸出双臂从他背后环抱他。抱抱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

他一定不想我看到他这副低沉的样子，否则，他不会躲开我，在海边独自抽烟。

我在他转身回来之前，回到了房间，孩子还熟睡着，我轻轻掩上小房间的门，下楼到客厅，把壁炉里的火生着，让空间都温暖起来。他在海边吹了那么久，难免受凉，希望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最温暖的都在等待着他。

门开了，熟悉的步伐节奏，我从厨房走出来，端着常喝的黑咖啡，咖啡的香气浓郁醇厚。有这样的漂亮屋子，我给心爱的男人煮咖啡，养我们的小宝贝。一年来，我们窝在这小渔村，度过最平静也最美好的时日。

而此时的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怕我会哭出来，他的眼里布满血丝。我低头抱着他，耳朵贴在他胸膛，紧紧搂着他的腰，他的下巴在我头顶的发丝间摩挲。

他长吁一口气，声音哑哑，说：“小漫画，只有抱着你，我才踏实。今天，李律师告诉我，如果和北京的文化公司打官司，胜与败已没有意义，这家公司法人卷家当跑去了台湾，骗了一堆漫画家的画稿。”

“卓尧，既然这样，那你可以再签别的公司，画新作品，你有能力，不用担心，我和儿子支持你，家里也还有一些钱。”我拉拉他的手心，在他的大拇指上捏了捏，给他鼓劲。

事实上，我们的钱已不多了。

之前卓尧签约的文化公司传出因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公司出现严重财务问题，卓尧的画稿收入迟迟没进账，我们俩也都是第一次，因为钱，犯了愁。

他从小就不会为钱发愁，因为我，他放弃一切，和我窝在这个小渔村，依靠画漫画养我和孩子。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风光无限，顶着一身光环的男人，此刻，他陷入了困顿。

他端起黑咖啡，没有喝，抬头目光温柔地望向我，说：“一切我来想办法，你这几天瘦了，晚饭，我来做。”

他进了厨房，我望着桌上的那杯黑咖啡，不知道自己除了能帮他煮一杯咖啡，说几句安慰的话，还能够做些什么。

他这么多年来，没遇到过多少挫折，他千金一掷，遇险总能逢凶化吉，仅有的几次挫折和困顿，都是因我而起。

我听到他在低声打着电话，他轻轻将厨房的门关上，可能是李律师打来的，他不想我听到，是怕我担心。

我上楼，推开小黎回卧室的房门，此刻，我只想抱抱我们的儿子。我越来越担忧，我们这样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许维持不了多久。

我想我应该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我事先一定要瞒着卓尧。

他要是知道他要靠女人工作养家，以他那强大的自尊和大男子主义，他一定会勃然大怒把我当小鸡一样拎起丢到床上。

小黎回已经醒了，躺在婴儿床里乐呵呵地朝我笑，小家伙的笑容和卓尧小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我抱起黎回，亲吻他的小面颊，说：“宝贝，爸爸和妈妈恨不得把全世界最美好的都给你，你长大了，要好好爱你的爸爸，他最辛苦最伟大了。”

我从开衫的口袋里拿出手机，坐在床上开始犹豫，黎回的小手轻捏着我的耳垂，嘴里含糊地嘟哝着我听不懂的话。黎回一岁了，很快就会叫爸爸妈妈了。一想到将来他叫我妈妈，叫卓尧爸爸，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婴儿床有些不稳，该换新的了，黎回的小身体日渐长大，衣服也在不停地换，如果我去上班，至少我的薪水可以维持家庭支出，卓尧也可以安心画漫画了。

世事多意外，卓尧签的那家文化公司并不是实力薄弱的小公司，怎么会突然出现财政危机，解约漫画师，拒付稿酬，连boss都跑路到台湾。更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家别的公司接受卓尧的画稿，那些漫画作品，明明都是优秀的，而卓尧的名气也在那里，却偏偏没有一家公司欣赏了。

那些拒绝卓尧漫画稿的公司皆以暂不收画稿为由，甚至有家公司说卓尧的名气太大，不敢高攀合作。

世外桃源的日子固然好，可没有经济来源，何以生活，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了。

我翻出宋太太的电话，宋太太住在海边的一栋豪华别墅里，我们曾在便利店相遇，聊了几句，她热情邀我去她家小坐，她的先生经营一家活性炭出口外贸公司。

“喂，宋太太，你好。”我合上房门，把声音降低，怕楼下的卓尧会听到。

我忽然想到刚刚卓尧在厨房里合上门接电话的场景，心里一阵酸痛。我们都开始背着对方做一些事说一些话，那是因为我们过于深爱对方，遇到不好的事，

总想着一个人担当好过两个人受伤。

“呀，是佟太太，好久没见了，你家宝宝又长高不少了吧。前几天我先生公司和澳洲签一份大订单，他特意带我去澳洲旅游一趟，我去了墨尔本、堪培拉，悉尼歌剧院，还去了袋鼠岛。要是佟先生想带你去旅行，一定要去澳洲，我强烈推荐。”宋太太高声地说着她的澳洲游。

我丝毫提不起兴趣，但有求于人，也只好应付称赞几句：“宋太太好有福气，我真羡慕你的生活。”

佟太太，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带他的姓氏，是我以后的身份。

“你家佟先生也不错啊，虽挣的钱没我老公多，是画画的，但有名气嘛，你也衣食无忧，不必羡慕我。”宋太太既高调又谦逊地回答。

我倒沉默了，在想我还要不要开口求人。

“对了，佟太太，你打电话给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宋太太问。

“噢……没事了，就打个电话问候你一声，没事了，再见。”我挂了电话，对怀里的小黎回说，“妈妈是不是该靠自己的努力去找份工作呢？”

想到宋太太说的那句：你家佟先生也不错啊，虽挣的钱没我老公多，是画画的，但有名气嘛。我想，我的佟卓尧，曾经他的企业一日的收益就抵过你那个活性炭公司几年的总收入。

那样不可一世的佟卓尧，甘愿埋没在此，好像是我毁了他。如果他的漫画事业发展得好，我还会好过，可现在，我的心口很疼，不止一次这样如锥心之痛。

我抱着黎回下楼，径直去厨房，想让他抱抱孩子，我来做饭，可他不在厨房，我闻到了黑椒牛排的香气，他速度真快，这么快就做好了晚饭。

我回到客厅，看到静静地站在阳台上的高大的背影，他将烟送到嘴边，放下，烟雾散开。卓尧，你很辛苦，是不是？

他回头，见我站在身后，将烟弹远，那明明灭灭的烟火消失在迷蒙的夜色中，他勉强微笑想藏起他忧虑迷惘的神态。

“我去洗手抱儿子，晚饭在餐桌上，红酒加黑椒牛排，牛排七分熟。”他说着，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进了卫生间，我好像心虚一般，不敢看他。奇怪的是，他很疼爱黎回，从不在家抽烟的，怎么会在阳台上抽烟了，大概是解约的事让他

更烦心了。

那个晚餐，特别的压抑，我察觉到他的不愉快，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他藏匿起的情绪，我也能发觉。他一直在逗着黎回，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同我再讲一句话。

我无力地切着牛排，黑椒的味道在这个时候格外催泪，我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能当他的面掉眼泪，那样会伤到他的自尊心。牛排好酸，红酒也这么酸，我的味蕾，发生了问题吗？

他盘子里的牛排只吃了一小块，他放下刀叉，英俊的脸瘦了些许，轮廓更分明。他起身，说：“我去热奶喂他，你吃好饭休息，餐桌我来收拾。”他说着话，并没有看我。

一时间，我哽咽，他在故意冷落疏远我，却还是没有做到极致，还有关怀让我感受得到。

此刻，好心酸，我拔掉红酒上的木塞，握着酒瓶就往嘴里灌酒。想到了一年多前，我在巴黎那个豪华空荡的酒店房间，也是如此，一瓶瓶灌自己酒。不同的是，那次是烈性酒，我险些丧命，暂时性失明了十个月。

他夺过酒瓶冷冷丢下一句话：“你还是老样子，以后，连红酒你都别再碰了。”

小黎回在他怀里，睁大了双眼看看他，又看看我，几秒后，哇的一声哭了。

我木然地坐在椅子上，我们之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经济上的问题怎么会牵扯到我们的感情。

“对不起。”他说着，抱着小黎回上楼。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关着灯。那种黑暗很容易让我想起失明的那段日子，我什么都看不见，怀孕十个月，是在黑暗中度过的。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生怕跌倒，生怕一不小心失去我们最宝贵的孩子。我每天都带着对卓尧的思念睡去，然后，带着思念在天明时醒来。

卓尧迟迟都没有进房间，他可能不想看到我微醉的样子，我也没有找他，他想静一静，我懂，也尊重。

直到半夜，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一片白花花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出口，最可怕的是，没有他，没有孩子。我一个人在一个白花花

影像中，无人问津，好像再一次遭遇背叛和抛弃。这个梦，是我第二次做，第一次，那还是在监狱中，那时的我约莫猜到冯伯文和我的未来。

我喊着卓尧的名字，手脚不停地踢打，我感受到身边的那个人，他翻了一个身面对着我，我听到他的呼吸声，随后就被他有力而温暖的胳膊揽进了怀里。他的手掌心在我的背上慢慢轻柔地拍着，我的双腿蜷缩在他的身躯间。

原来，他在我睡着的时候睡回了我身边。

我伸长胳膊拥住他的脖子，把脸埋在他胸前，失而复得般，紧紧拥住他，我在半醉半醒间，不停地说：“做噩梦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你。我好怕，卓尧，你告诉我，我们哪里出了问题，你告诉我……”

“小漫画，是我不好，不该为一句话就生你的气。我是怎么了？我明明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怎么还能生你的气。”他自责痛心地说。

“有我在，我会让一切问题都没有问题，相信我，会给你和孩子幸福的生活。”他温柔地说，手掌停止了轻拍，一直覆在我的背上，我就那样蜷缩在他怀里，直至沉静熟睡。

早上醒来，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起床，拉开窗帘，秋日的阳光直射进卧室，床上、地板上，都是阳光。看到卓尧的大衣挂在衣架上，我走过去，抱着他的大衣，舍不得松手。

“过来，让我抱抱你。”卓尧的声音在我身后传来，他穿着灰色薄大衣，头发将干未干，眉目英俊，笑容迷人。

我走到他面前，他微湿的头发搭在额前，我用手拨开。

然后，像过去我们无数次的拥抱那样，我双臂穿过他的大衣，环抱他的腰。他黑白细条竖纹的衬衣，是我亲手熨好，白色的领口和袖口，我目光垂落在他胸口一小粒金色的衬衣扣上。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也不叫醒我，太阳都照到我的脸上来了。”我轻声细语说，闭上了眼睛。

“我想趁你睡着，偷偷吻你，可惜……你醒了。”他故作深沉，伴着失落。

“那我现在就回到被子里去，你当我睡着了，亲我一下。”我像个热恋中的小女孩一样乐呵呵跑到床上，乖巧地用被子把自己盖好，闭上眼睛。我好激动，

窃喜，尽管我们已吻了千万遍。

听他的脚步声走近我身边，他坐在床畔，他掀起被子的一角，他俯身的动作，他的气息压得越来越近，他的唇，落在我的脖子上。细细的吻，温润的吻，我紧张得双手抓牢了被子，全身心地投入，酥软，放松。

阳光就那样安静落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温暖，秋阳的温暖，海浪潮水声，我几乎要被化掉，像一颗奶糖，就那样无声无息沉浸得融化。

在这美好的享受中，我微睁开眼睛，想寻找卓尧的目光，他的手机很不合时宜地响起，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的大衣口袋。

“卓尧，先接电话。”我说完赶紧把自己的脸全部蒙进了被子里。我食指抚摸着自已的嘴唇，掌心掩着嘴呵口气，还好，没刷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我偷偷乐着，期待着什么。

我的下巴上，隐约感觉到他刷牙后唇齿间清新的咖啡味。

那个咖啡味可不是他喝的黑咖啡，是我给他买的咖啡味牙膏。我记得他一脸泡沫在卫生间剃须，我递给他一支咖啡味的牙膏，他很惊讶我居然可以找到这种口味的牙膏。他那么喜欢咖啡，我特意找了很多便利店才买到。

忘了告诉他，我喜欢他嘴里带着红酒味或者咖啡味吻我。

我从被子里探出了头，望着他。

“难道非得我出面吗？”他皱眉，转身背对我，而后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露出好看的笑容，伸出手，摸摸我的头。

“嘘——”我小声说。

“我在这边很好，一切顺利，不用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像是在拒绝什么。

“生病？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好，不说了，我马上订最快的航班，见面再说。”他挂了电话，顺手将手机放进了大衣口袋。

我从床上起来，从他担忧的神情，我预料到一定是那边的电话，告诉他家中有人生病了。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竟是冰凉的，我问：“发生了什么事，谁生病了？告诉我。”

他看着我，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无助，像是快要哭出来。他把我抱在怀里，身体轻微地颤抖着，他用暗哑的声音说：“那边的电话，我妈，脑溢血发作，伴随

严重心脏病，医院下两次病危通知书，快不行了……二姐只是催我回去，也不告诉我实情。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早就回上海了。”他万分内疚。

我只能安慰他：“先回上海，去医院看一下，你是她唯一的儿子，她这个时候最需要你。”他这副样子，我心疼无比，只想他快点去上海，免他担心。

“你在家等我，我去陪她一段时间，就回来。”他说着，抱了抱我。

他并没有提出让我和孩子一同去，我本想说出口的话，就吞了回去。我想说的是：我陪你一起去上海。既然他让我在家等他，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如果那时的我，能够预料后来的事，我想我会不会自私一点，把他留在我身边，我和小黎回同样需要他。

我打电话去旅行社查航班，近三天飞上海的航班头等舱全部售出，经济舱也暂无，只有等看有没有退票或改签的，我拜托旅行社安排一下，多给手续费都没有问题。

我坐在沙发上，毫无办法，他想了想，打电话给季东，让季东去安排订最快的机票。

佟氏企业与航空公司向来有合作，以他们公司的名义订票，会方便得多。季东像从前一样，对卓尧的吩咐一字不差照办。

他答应过我，与那个公司再无瓜葛，再也不会牵扯进去，这一年来，他没有和季东联系过，而季东也仍旧为公司效力。公司的两大股东是卓尧的母亲林璐云和卓尧的二姐佟佩卉。卓尧不放心公司由两个女人经营，让季东留下做得力助手。

每次他的电话响起，我都会提心吊胆，害怕是上海那边的电话，我害怕那边一个电话就会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提心吊胆。多无奈啊，爱一个人，连患得患失的提心吊胆都会渐成习惯。

爱情是一件多么无可奈何且心甘情愿的事情。

原来这几天他背着我接电话，并不是李律师打来谈解约的事，而是上海那边的电话，催他回上海，如卓尧说的：“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早就回上海了。”

他隐瞒我，是怕我多心，怕我会胡思乱想。

我还有什么理由阻止他呢？我把他带到这个小渔村，已经够自私的了，他抛弃了家业，抛弃地位，我还自欺欺人说是因为爱情，因为他热爱漫画事业。

够了，阮曼君，你这个自私又狭隘的女人，请多一点，为你身边的男人想一想。

纵然他走，我千百个不舍得，不放心，不开心。

我给他收拾行李，等待季东确定航班时间。上海那边也该冷了，我装了一些衬衣、外套、西裤，他的白色袜子，装了满满一大行李箱。收拾好，我一件件往外拿，重新叠好，再放进去，反反复复。

他抱着小黎回，依依不舍，说：“曼君，我不在这段时间，你在家好好教小黎回学走路、学说话，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别不告诉我，记住，我是你丈夫。”

我点头答应，从我的首饰盒里拿出一个手表盒，那里面是一块男士手表，他以前一直戴在手腕上，和我在小渔村生活后，他就摘下了这些贵重奢侈的东西。我取出手表，想给他戴上，他不能穿戴太过简单朴素，我希望他家人知道，我和他过得好。

我知道，我在做自欺欺人的事。

他没有戴那块表，他说：“你身上钱不多，留着这块表，还有用，我去那边，不会缺钱，我会给你汇钱。”他用很歉疚的眼神注视着我和小黎回，似乎他在自责自己没有挣到足够的钱。

“我怎么会，去变卖你用过的东西呢。”我说着，把手表放回盒里。他的衣服，都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版的，有些衣服，只是穿过一次，就成了旧衣，我都洗净叠好收着，从不舍得扔掉。我在做什么，是在为自己日后失去他而睹物思人吗？

他从我收拾好的行李箱中，将很多衣服都拿了出来，摸摸我的头说：“傻瓜，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装这么多衣服做什么，何况，在上海也能买。”

我想了想，也许他妈妈病情有所好转的话，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的妈妈，也是我的婆婆，只是，她从不承认我，她恨我从她身边夺走了她唯一的儿子，哪怕是小黎回都出生一年了，她也没有看望一次，询问一声。

上海那边的家里，我是毫无地位的吧。

幸好，在这个小渔村，还有我们这个三口之家。

不多久，季东的电话就回了过来，“明早的航班？我要越快越好，明白吗！”卓尧来回踱步，对明早航班的安排很不满。

“那好，明早见。”他挂了电话，对我说：“只有明早的航班，两张机票。”